

外篇秋水第十七

此篇以形有大小喻道無大小以物有精粗貴賤喻道無精粗貴賤以物有短長終始喻道無短長終始必達理明權者方為知道之人又曰無以人滅天以小不勝為大勝化窮通一四方出死生齊物我不惟識見大而學問亦精微可謂立之又玄而大道為我有矣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喻學自外至而涇水名流之大兩涘音俟水涯

也渚涯之間喻道不出於兩旁中央不辯牛馬於是

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自負其為天下之大觀順流而

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於是焉河伯始

旋其面目望洋向若海神名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世

之以少自多者萬分之中僅得其百耳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三 牛集十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局於已見也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大方猶言

大道百尺竿頭進一步更有一步也北海若曰井鼃音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

虛也井中之空處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久近之所定也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方術之所制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

知爾醜也狹小也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

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即列子所云渤海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是也泄之不知

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

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

自多

百川總歸于海天地納海則各有量也大者至足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各知其

極物安其分若觀大不安其小視小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場矣豈莊生之旨哉陸西星曰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進於大觀矣以下解自少

壘空

孔音壘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

乎

壘空稊米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也九州穀食之

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

馬體乎

天地無窮而四海有窮以四海比壘孔渺四海也天地間惟有一海周流四方中國特海南一撮土之上浮耳

比之如稊米渺中國也物有萬而人為萬物中之一物渺人羣也言九州則中國所生之食用為有限言舟車之所通凡為海上之國人力之所能到者能有幾而其不通舟車之處尚多也以人力所通之處而比於馬體之毫末渺世界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叁

牛集十 上川三

五帝之所連

以揖讓相連續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

任事之人治世之事也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應前輕伯仲尼語之以

為博

應前小仲尼之聞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而五帝三王千聖萬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揚復所曰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空中作勝遊與此相類河伯曰

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謂局量之

大時無止分無常

先後終始無故

而不多知量無窮

身在此則此近而彼遠在彼則彼又近而此遠觀遠近有變更則大小多寡亦有變更矣

故無窮證曷

時無正

明證古今則未來者雖遙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何闕之有既往者雖難綴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後今無常

今故造而不悶掇奪而不跂知

今有時而為古是以勿歧蓋人之常情從前觀之待察乎盈而不得則悶迫而勿及則歧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

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盈虛者造化之消息盈不常盈虛不常虛

故得失不足為喜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

之不可故也坦途者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生者物之出而往往者必反則生何足悅也死者物之來而屈屈者必

伸何禍之有故者一定之陳迹以今視始則始為終為故以

後視今則今又為始為終為故矣知終始之無定斯知故之不可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不若無知王倪對其生之

時不若未生之時不若未生鬻腹不願人間之勞是也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

域以渺然之身究竟未生之前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吾身不

地不足大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

以窮至大之域夫毫末小矣其倪之細小若可定矣然有小者尤有小小者故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與吾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九齒

牛集十 上上上

儒之語小天下莫能破同天下大矣其域之至大若可定矣然有大者尤有大大者故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與吾儒之語大天下莫能載同人能知小小者大大者則可以窮無窮而極無極又何至小至大之不能定其倪而窮其域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又將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信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盡耳非自大視細者不明見不真耳夫精小之微也音

謂盛也大之殷也殷眾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此異便之勢所必

有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一涉精粗無形者數之所不能

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數所不能分別亦不能窮其

也邊涯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不盡言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

也不盡意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也不盡意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夫子曰予欲無言太上曰大道無名維摩詰與諸菩薩論不二法明而卒示之以默即不言不察之旨何也道無精粗論

精粗雖精亦粗矣故不如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

仁恩雖不害物而亦動不為利不賤門我雖不為利而亦不賤門求利之人

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我雖不黷貨而亦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

力不賤貪汗行殊乎俗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雖由由焉與

功不遠佞世之爵祿不足以為榮戮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

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言大人體道之事無欲羨無取

也聞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至德不得有所得非大人無已

有我相非約分之至也約謂收斂本分不自大河伯曰若物

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合內外論之分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牛集十

小倪者緒之兩頭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河伯欲於無分別之

中認箇分別下之海若言貴賤大小有無是非未有所定終

無分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言貴賤之以差觀之以大小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

天地之為稊米也大亦可知毫末之為邱山也小亦可則差數

觀矣言大小之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東家之西可為

也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有無之以趣觀之又以人之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

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正人指邪人為邪邪

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功分不同而辨有無差數不同而名大小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孰知是非之不可為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

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

可以為常也堯噲之讓武白之爭篡義之分為貴賤亦因其時不可定以為常也梁麗屋棟也可以

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大小各有所用也騏驥驂騑一日而馳

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物各有所能也鴟鵂音管夜撮蚤蚤蝨不夫

察豪末書出瞋音旬目而不見邛山言殊性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故以殊器殊技

殊性喻之故曰蓋師是而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

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天地陰陽相為對待是非治亂相為循環此天地萬物自然之情理也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矣 牛集十

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

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

家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大小之為一家乎信乎其不分矣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當於未始有物求之日門日家言貴賤

小大之所從出也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

終奈何既無是非貴賤則我何所適從而辭受趣舍亦無歸着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

何賤是謂反衍有貴有賤皆世諦也因有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如何得寬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

寬矣故曰是謂無拘而志與道大蹇慎毋以世情拘而何少

何多是謂謝施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

累於利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則齊參差則不齊慎毋執一而與道相背馳也嚴乎若

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音域既無分別以道心為王則無私

矣兼懷萬物母私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有承接羽翼則有方

矣萬物一齊孰短孰長物有短長自齊物之道無終始物有

死生不恃其成死生者物之終始而道無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數有虛有滿不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

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

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始以是而論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若有為

其間則聽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音耶既聽其所為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 牛集十

害已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惟知

道者能達而明之明夫進退存亡之道物外誘也已性命

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富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

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有道德者不為福先不為

功多知天人之行知天內人外本乎天位乎得位得猶言躋

音躋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德立則躋躋屈伸皆自得如此

則知難老知天知人知經知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

馬四足是謂天落音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四足乃天所

人為形容天人最妙又恐鑿窟者以人勝天急轉三無以字

以禁止之故者有心而為之一着有心便非自然自然之謂

命命即天也得即已德喪於為名者多矣知天知人於此

謹守勿失明乎內外之分則性分之真反為歸之我矣

夔謂蛇曰

吾以一足跲音卓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

曰不然子不見夫唾音吐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

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任其自動莫知所由遲速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音耶疾徐之節進退之妙乃天機也何可易耶言非人力所得

也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牛集十 上廿八

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音秋踏足踐也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音飛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

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自古至人多甘受挫折含羞忍而志不衰其後道成

而臻大順之境無礙之字非小不勝為大勝之驗乎若目一開便見不似風來有漸若心則無思而無不通又非目所及矣然而皆天也不說心目正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令人自得言外之意乃古人作文之妙處

孔子遊於

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

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

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也得失二字皆指君子言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音甫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

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象

曰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公孫龍辯士問於魏牟魏公子曰

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

之言茫音茫焉翼之不知論之不及與音余知之弗若與音余今吾無

所開吾喙音謹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

聞夫培音坎井也音坎井之鼃音蛙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音洛與音余吾跳

梁乎井幹之上音井入休乎缺登音缺之崖赴水則接腋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牛集十九堯音堯

音亦兩腋拍水持頤音閉其口也蹶泥則沒足滅音沒也跗音小足也此句言還音旋

一壑之水而跨跣音跨行也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

入觀乎東海之驚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絜音至矣於是遽音巡

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

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音老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

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音頃刻音刻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

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鼃音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音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

使蚤音蚤負山商鉅音渠馳河也必不勝音升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還其利口者是非培井之毒蛙音與余音且彼

方趾音此黃泉而登太皇天也謂極深窮高也無南無北火南水北是有南有北也今顛

西木東金西是有東有西也今金木交併而東西合一則無東無西矣始於玄冥水也反於大通道

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以察察之小不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辨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

夫壽陵餘子夫成丁之之學行於邯鄲音寒與音余未得國能又

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邯鄲國申所能之步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而歸也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喏開而不合舌舉而

不下乃逸而走逸也莊子釣於濮水陳地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牛集十

焉達意曰願以境內累矣猶言請以國從累先生之身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

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

甯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

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養生全神以自適朝露之

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

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鷖鳳雛也子知之乎夫

鵷鷖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竹實也不食非

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鷖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音黑鴟恐

也驚鳴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喻自己為鳳雛惠子為鴟梁相為腐鼠焉

肯代之相耶其鄙薄功名之士可謂極矣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石絕水曰梁之上莊

子曰儵魚音魚也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

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魚之所樂忘水而因忘道南華之所樂知

道而因以知魚其曰子非魚云云者不知能盡其性者必能盡人物之性也其曰子非我云云者借其不通物性者以詰其必不通人性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知魚之樂全矣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况魚為非類乎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反復辨論皆枝葉也若循其本則於性體上探索矣子曰女安知魚樂

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子既已知吾之知魚樂而問我正欲

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逍遙則濠之下其樂不言可知也

復圭子曰通篇以道字為主能聞道者可以窮極大而定至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百

牛集十 八十三

細包精粗忘貴賤化有無達理明權知天洞人全真照物一

以貫之矣不觀秋水之時至乎百川灌河充滿渚崖河伯自

以為天下之大觀無過此矣及至北海望洋向若而嘆曰我

其聞道自而以為莫已若乎若非至子之門亦不信少仲尼

之聞而輕伯夷之義矣北海若曰井蛙夏虫各有所局者限

於虛與時也而曲士難語大道者束於時師之教也今爾始

可與言大理矣夫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

而不虛春秋自若水旱一致吾方存乎見小又奚以此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壘孔之在大澤已

爾計中國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大倉已爾計人處萬物中

之一物猶毫末之在馬體已爾世界之小如此而五帝三王
千聖萬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海若不以水自多名高學博
者亦安可以此自多也然則將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
若曰否夫物量無窮遠近大小不可定也知時無止古往今
來遞爲更也分無常盈虛得失原迅速也終始無故生寄死
歸若旦暮也計人之所知者人也其知有限不若其所不知
者天也無知而無不知其生之時形也形則有所必倣不若
其未生之時神也神則有死而不亡者由此觀之毫末非小
而天地非大吾身不爲不足而天地不爲有餘信然則小無
形而大無邊乎不知細能精乎大而視不能盡乎大大能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一頁

牛集十
X111

乎細而視不能徹乎細有大小則有精粗矣有精粗則有形
矣有有形則有無形矣可以言論意致者物之精粗也不可
以言論意致者物之超出乎粗精也故大人之行無歆羨無
取舍齊利害混廉貪忘貴賤屏是非融細大方成一道人也
果且有聞乎有得乎有已乎果且無聞乎無得乎無已乎惟
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胡河伯猶然未忘貴賤大小之倪也北
海若曰天地之間惟道爲獨尊以道眼視之物無貴無賤也
皆作平等觀以物眼視之貴賤咸其所自取也皆作奔競觀
以俗眼視之貴賤不在已也皆作炎涼觀以差等之眼視之
大小有因天地毫末互藏也皆作推移觀以功分之眼視之

有無有自東西各見也皆作一定觀以趣向之眼視之是非不昧堯桀異向也皆作善惡觀故自昔以聖人而行讓爭之事雖凶化爲吉以庸人而行讓爭之事雖吉化爲凶猶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騏驥可以千里而不可以捕鼠鴟梟可以夜撮蚤而晝不見邛山獨不聞有是必有非有治必有亂此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也智者知之故師天必師地師陰必師陽也河伯欲分貴賤大小惡知貴賤之爲一門大小之爲一家乎奈何河伯不悟而莫知所適從也北海若曰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於名謝施則忘多少而不累於利以道心爲主則無私德福此心廣大則無私畦町矣萬物同治短長共軌執此道之無終始者以御無窮視物之死生也數之虛滿也年之往而不返也時之流而不止也不出消息盈虛之循環終始之範圍耳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與時變遷無爲也而無不爲也順其自化而已河伯曰然則何貴於學道耶北海若曰道有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權迷者徇外忘內恒以物而喪身明者全內存外不以物而害己豈水火之所能熱溺寒暑禽獸之所能賊害非待相薄而後勝之也則知道者遊於先天而後天自不相及矣故曰天在內我可得而主之人在外我不可得而必之有德者知天知人本乎天學有宗也立乎德行有根也欲屈伸之自如者惟有明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三

牛集十

理達權而已河伯欲究天人之所謂不知牛馬之四足爲天
毫無與乎人也絡馬首穿牛鼻爲人毫無與乎天也甯天勝
人毋以人滅天甯命造故毋以故滅命甯名負得毋以得徇
名謹守勿失謂之真人夔憐蚘憐其足之多也蚘憐蛇憐其
無足也蛇憐風憐其無形而疾也風憐目憐其不行而至也
目憐心憐其神無所不到也夔以一足不及蚘之使萬足者
亦猶噴者大如珠小如霧雜下而不可勝數也予動吾天機
不知其然耳蚘以眾足而不及蛇之無足者亦以倚脊脅而
行者純用天機又安所用足哉蛇雖無足猶有形也風則無
形而終歸無何有人可以指而勝之亦可以踐而勝之然天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一

牛集十
X 上

下之折大木飛大屋者非風不能也豈非積眾小不勝而爲
一大勝乎自古得道之聖人亦往往似之孔子困於匡謂子
路曰命不爲我之諱窮而免時不爲我之求通而得當堯舜
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時命大順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
人非知失也時命大謬也人知漁父獵夫烈士之勇情各有
所安不知聖人之勇則無所不安矣公孫龍自多其所學矜
其所行知可困百家辯可窮眾口今屈於莊子因問其方於
公子牟公子牟曰子不聞坎井之蛙誇其樂於東海之鱉寧
自以爲赴水蹶泥於井幹之上虻蠚與科斗莫吾若也吾擅
一壑之樂可謂至矣引東海之鱉入觀不知其會一足不能

容也乃告之海曰若亦知海之遠且大乎高且深乎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海不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海不加損頃久不推移多少不進退者非東海之大樂乎人無超世之見而欲聞達者之言何異使畜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矣不解極妙之言而欲鬪一時之利口何異坎井之蛙自多其樂於東海之驚也必見笑矣且彼是何人者耶纔踏地便登天無南無北水火濟矣水火金木四者解悟而會歸於土難測其涯涘矣無東無西木金交併矣始於玄冥坎水上升而其究五氣朝元反於大通矣子乃欲以小知小辯究之何異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乎何異學步邯鄲者未得國能失其故步匍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一

牛集十
X 11

匍而歸乎公孫龍如不去恐失其業矣莊子釣於濮水非臧丈人之釣而其釣莫釣也楚王使二大夫曰願以境內累先生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已死之神龜王藉之以笥覆之以巾而藏於廟堂之上不知此龜願死爲留骨而貴乎願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亦知其願生而曳尾也莊子曰子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則立功之小不如全神之大之一徵也惠子相梁恐莊子之來代已相也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曰鷦雛仙禽也棲迹於海島而止足於梧桐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鷗得腐鼠自以爲天下之美無過此矣仰而見鷦雛之過曰嚇恐鷦雛之奪其食也今子謂我爲代

子相毋乃以梁國而嚇我耶則立名之賤不如保真之貴之一徵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嘆鯈魚出遊之樂而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人性物性兩者皆昧也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是答其不通人性者所以不通物性也惠子未聞道者也其曰我非子不知子者有人相也又曰子非魚不知魚之樂全者有物相也欲無人無我請循其本本者本性也吾性一盡萬物皆吾性中物也則鯈魚之得所亦吾性中之一物樂也故我不以魚知魚我於濠上知之也則貴賤之爲一門小大之爲一家之又一徵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二真

牛集十
川川川